



人生態閣處

童心

冬夜裏的父親

冬天的夜晚，我常常會在入睡前的時光裏想起父親。我總感到，他就在我的身邊，從沒有離開。

記憶裏，兒時的冬天時常落雪，尤其是黃昏，天陰沉下來，父親凝視着窗外。雪花終於飄灑起來，他攥起我的小手，指向外面：「快看，雪！」從最初吃力地尋找，到一粒一粒鹽似的形狀，再到鵝毛般地飛起，我安靜地觀察和感知着落雪的靜美。父親並不說什麼，只是陪我靜靜地坐着，靜靜地看着。他看窗外，也看我；我看窗外，也看他。我從這一點一滴的時光裏，領悟了一種難以言說的審美方式，這對於我的閱讀和寫作有着莫大的幫助，以至於後來我讀到不同朝代、不同詩人關於「雪」的詩句，理解起來總會身臨其境、毫不吃力。

落雪的天氣，晚餐的熱氣令我和父親的時光更加溫馨。晚餐並不繁複，通常是幾個饅頭，一些燉菜。父親生怕我想念母親——罹患癌症的母親，每年冬天都要去住院做化療——並不擅長廚藝的父親，很認真地學着做一些小菜。我能感受得到，但我不懂得說些什麼。父親也不懂得說些什麼。晚飯的時光，沉默又安靜。但我知道，父親在看着我，陪着我。

雪下起來就是一整夜。臨睡前，父親會在我身邊，講一些童話故事。我最喜歡《奧菲利亞的影子劇院》。「孤獨，長夜，永不，空虛……」在父親溫和的話語裏，我一點一滴地理解善良、堅強、樂觀，並開始憧憬屬於自己的「最豪華的劇院」。

一轉眼，父親離開我已經30年了。人到中年的我，在冬夜的窗邊，依然會溫習《奧菲利亞的影子劇院》，默默接受生命的種種，欣賞一切美好和沮喪、成功與失敗。這份坦然，來自落雪時父親的注視和陪伴，我永世的搖籃。



心窗常開

潘金英

一日千里，成長年檢

人愈年長愈覺光陰似箭，白駒過隙。馬年馬上就快到了，日子在忙碌間度過，不知不覺聖誕鐘已響起，瞬間就要除夕倒數了，我能不驚訝嗎？

年結點評自我在文學路上的成長，我們英明姐妹倆，總算獲上蒼愛憐，今年真可謂三生有幸，得了3大獎，在詩歌、散文及戲劇3種文類裏，各能摘星踏上頒獎旅途。以文字為媒介，助我們開拓眼界，展現力量，結交大灣區四方八面文友，由神交到眼見握手，到開展友誼，質性自然，層層鋪開彼此對詩歌、散文、劇藝文學之深入探索，共度詩意的美好時光，交流閱讀和書寫的秘訣及心得，這絕對非偶然，而是上天冥冥中安排的文化情緣啊！

我倆英明姐妹，數十年來愛創作，早前明珠獲推廣青少年文學公益獎，我獲長江盃詩歌獎，作品收在《中國當代漢詩精選》。我們的繪本《神奇的毛衣》搬上舞台，以韓式鼓樂說唱音樂劇公演，皆感恩及覺得難能可貴。剛在日前又喜聯袂獲獎，得以雙雙飛往山東領獎，令我心花怒放，衷心感恩。

首屆全國「日月照九州」文學大獎賽頒獎典

禮，兼紀念千古名相百里奚誕辰2,750周年，於今年11月8日在山東濟南隆重舉行。賽委會稱徵稿期間，五大徵刊、五大頭條和三大館平台推出1,800多人的參賽詩文，閱讀量累計超2,600多萬。收到參賽作品66,883篇，進入獲獎候選者有521人，最終68人獲首屆大獎。頒獎典禮在悠揚音樂聲中舉行，當宣布潘金英、潘明珠上台領獎時，我倆恍如發夢一樣，心情激動。

來自全國各地的130多名領導、嘉賓、作家、詩人出席了首屆「日月照九州」大獎賽頒獎禮，共同見證了今年這項文學盛事。我更難忘自己新詩《我是龍的傳人》，由潘明珠在11月9日晚的文學交流晚會上朗誦，並受到各方評賞，感覺特別榮幸，既可喜賀國慶，又可與來自五湖四海之作家交流寫作心得，令文筆進步，真令人心情開懷。

此文學活動體現了創作之真善美愛，現場感染各地赴會的作家、文青、學者，我們英明姐妹，願永葆初心致力推廣詩歌散文創作及中國文化閱讀。大會同時發布之新書《千古名相百里奚》，作品富家國情和智仁美，值得細讀及推介。衷心祝賀！



●《中國當代漢詩精選》封面。 作者供圖



琴台客聚

潘國森

異體誰說了算？

「異體字」是一個漢字有多種寫法，寫法雖不同而意義和作用卻完全一樣，可以替換使用。可是誰正誰異、誰對誰錯，又該是誰說了算？學者、教授還是官員？回顧過去，該是「約定俗成」佔優，但是在不同時空，卻有受到時代局限的實例。

自上世紀八十年代起，中文電腦高速發展，台灣地區是先驅，最先普及的電腦漢字字元集是「大五碼」（Big5），共收漢字一萬餘。朱邦復（1937年—）號稱「中文電腦之父」，他當年就反對使用「大五碼」，認為缺陷太多，結果有關當局仍是選用。於是我們這輩第一代中文電腦用家就無可奈何地以「大五碼」為「正」，「大五碼」不兼容的常用字就必須棄用，否則用中文電腦打字會很不方便。如「群/羣」和「峰/峯」本來互通，但是「大五碼」都選了並排的異體。於是我們當年用中文電腦打字只可以選「左君右羊」和「左山右犖」，《說文解字》則用「上君下羊」的「羣」和「上山下犖」的「峯」。還有「裏」只能寫成「裡」、「着」寫成「著」「邨」寫成「村」等等。結果是

中文系靠邊站、電腦系說了算。

於是我們普通用家只能將香港的「衛生署」改寫「衛」、「滙豐銀行」改寫「匯」。香港政府於是開發了「香港增補字符集」，以滿足中文電腦化的需要。筆者現時使用「繁體電腦」，輸入法用已故電視製作人梁立人（1948年—2020年）發明的「快碼輸入法」。中國內地電腦用家多用「拼音輸入法」，香港很難跟，一來普通話在香港未算普及，二來香港小孩學粵語也不必先學粵語拼音。

在「快碼輸入法」未出世前，主流用「倉頡輸入法」，筆者則選用「倉頡」的簡化版「速成輸入法」。「倉頡輸入法」效率低、毛病多，早該廢棄。可是現時繁體中文電腦較多仍是內置了「倉頡」和「速成」。當年最常見的打錯字，是「毫」少了一橫成為「亳」，「薛」誤作「薛」，「亳」（漢語拼音bó，粵音bok9）是地名，曾為商朝都城，具體位置仍有爭議。「薛」（漢語拼音xué，粵音bái6）則是植物名。

今時人工智能盛行，智能手機都有語音輸入、手寫輸入。如上述的老人家的集體回憶，有似白頭宮女說玄宗呀！



百家廊

鍾倩

「春不老」的味道

入冬，母親就開始張羅醃菜。她去趕大集，買雪裏蕨。要那種綠油油的能一把握出水來的，湊在鼻前聞，清冽的香，掐個葉兒入口嚼嚼，微苦，嗆嗓子眼。她買兩捆，用小推車拉回家，熱出一身汗，心裏卻盈滿歡喜。

雪裏蕨，又名雪菜，冬天愈冷，葉子愈紅，時而紫紅，故稱「雪裏紅」。古人早有發現，據《廣群芳譜》載道：「雪深，諸菜凍損，此菜獨青。」在過去，冬春時節，青蔬罕貴，一家人全靠着動手醃製的一缸雪菜過冬。每次拎出來吃時，莖葉清瑩瑩的，綠出一片碧，咬在嘴裏，「咯吱」脆響，民間俗稱「春不老」。爺爺是南方人，精通下廚，講究吃食。父母剛結婚那會兒，他醃的雪裏蕨，全家人根本不夠吃。一盤雪菜辣椒炒肉絲，拌大米乾飯，姑姑和父親搶個淨光。經常地，奶奶嗔怪父親道：「就你饞嘴。」除了炒肉、做湯、涼拌，雪裏蕨蒸雞蛋也鮮得很，用爺爺的話說：「鮮掉眉毛嘍！」

取一小把雪菜，浸泡、瀝水、切丁，打兩個生雞蛋攪勻，捏一撮味精，倒入敞口大瓷碗裏，添適量水，上大鍋蒸。開鍋十來分鐘，快速掀開鍋蓋，一股鮮香的清芬直往鼻孔裏鑽；父親直嘔口水。爺爺去世後，那隻掉漆的大瓷碗，傳了下來，連同醃雪菜的手藝。母親的老家在農村，以種菜為生，她在家排行老大，是鄉里鄉親公認的幹活好把式。節氣月令，就像長在她手上的刻度，自有分寸。雪裏蕨買回家，一晾曬、二擇淨、三分把、四搓鹽、五翻缸，順序不可顛倒，一錯了就全敗。

我記得很清楚，傍晚時分，她從外面抱回蓬蓬鬆鬆的雪菜，就像懷裏抱

着一群綠孩子，空氣裏夾雜着秋風的味道。莖葉有些打蔫，卻慷慨地奉獻出沁人心脾的清新，把大自然的精華拱手分享。支案板，舀滿鹽，開始醃菜。她擰起袖子，把雪菜碼成兩排隊列，用手揉搓，案板「吱扭」響着，眼看葉脈出了綠汁，鹽粒均勻滲透。她一遍遍搓揉，就像揉老麵饅頭，直至全身微微出汗，最後依次把菜碼在瓷盤裏。醃五六天後，即可食用。

冬天的第一頓雪菜，首選涼拌。趁着鮮勁兒吃，浸泡、洗淨、切段，剝薑末拌之，點幾滴香油，就着新蒸的老麵饅頭，爽口，又下飯，賽過山珍海味。雪菜屬於大眾情人，南北皆宜，蒸炒湯燉，蒸大包子，也好吃停不下來。最是一家人圍坐，吃飯、喝粥、拉呱，昏黃的燈光投下一束溫暖。蘭花碗裏的雪菜，兀自綠着，撥筷之間，搖曳出幾近透明的綠意，分明是寒冬裏的一叢春天。2001年春天，一場頑疾降臨於我，沒白沒黑的關節疼痛，把我蹂躪得不成樣子。哭乾了淚水，我是一萬個不甘心，一度產生過輕生的想法，躺在床上卻發現自己連自殺的力氣都沒有。父母早些年同時下崗，靠賣早點供我讀書。他們關停生意，帶我四處求醫，掏空了家底，借遍了親友。

那段至暗時光，日子過得緊巴，母親想盡辦法給我加營養，每天動手做着吃，省錢給我抓中藥。廚房的窗戶，爬滿了霧氣，她守在蜂窩爐子前，煎中藥，先小鍋，後大鍋，忙乎完再做飯。蒸兩鍋饅頭，熬地瓜粥，菜呢，雷打不動拌雪菜。父親在廠裏值夜班，每天家裏開飯早，暄暄胖胖的大饅頭，一掰為二，層次分明，金

黃的地瓜粥，嘶哈燙嘴，那盤子雪裏蕨是全家人唯一的菜餚。

那個冬天，我居住的北方城市連續下了好幾場大雪，道路結冰，出行困難。這個時候，母親醃製的那盤雪菜成了「香餡餅」。她照例守在蜂窩爐子跟前，鋼筋鍋煮地瓜粥，篋子上饅饅頭，白色的鍋氣繚繞四散，然後切一盤雪菜涼拌，幾滴香油拌勻，瞬間，暈開滿屋子的清香，令人精神矍鑠。飯菜端上桌，三口人坐下，手裏拈塊饅頭，轉着碗沿喝粥，「吸溜、吸溜」地入口即化，五臟六腑都熨帖；而清瑩瑩的雪菜，一箸一筷，夾饅頭吃，大口咀嚼，格外的香，格外的美，一直延伸到心裏面。父親拈筷把雪菜細細碎碎鋪在粥裏，端起碗來，一氣喝完，起身上夜班去。屋門「吱扭」一聲，一股冷風斜着身子甦了進來，我不禁打了個寒戰。而室內的暖意，洋洋灑灑蕩漾開來，把日漸消瘦的我迅速包圍。

過日子，是過以前。那些霸佔舌尖的家常味道，慢慢地，長出情感，繁殖記憶，幻化為一條寬闊而深邃的河流，召喚我們停下腳步，以心靈做漿，在回溯中溫故鄉愁。雪菜肉絲，配白米飯，是父親上學時的最愛，他總是伸長筷子，把瘦肉挑個乾淨，姑姑撈不着哭鼻子。我學着他的樣子，扒米飯吃，剩下的雪菜，倒些許開水，簡易版蔬菜湯，喝個渾身冒汗。

記憶深處的雪菜味道，不欺人，不虛偽，它以平民的姿態，為百姓人家撐起一方晴空，使每個家庭都能安然過冬。大雪紛飛的日子裏，一盤雪菜，一碗熱粥，使人不懼風霜，不畏嚴寒，再苦的生活也能活出希望。



眾袖乾坤

余似心

香港新希望由聖誕啟程

宏福苑的悲劇令香港籠罩了一股愁雲慘霧，大家心痛不已。好一段時間，無論政府或民間都取消了歡慶活動，除為集中精力救災外，乃因其他香港人此時的心情也不好過。其間善款和支援從不同的人、機構和企業湧至，包括內地的，有不少團體以其專業提供協助，盡顯人間大愛。除提供金錢物資和能力的協助外，我們還默默為災民祈禱，希望他們能早日走出傷痛，重新出發，生活平安！

香港又何去何從？我想大家此時也得重拾心情，返回正軌，繼續向前，合力建構一個制度更完善、更安全、更有保障、更團結的社會。

聖誕節又到，這是紀念耶穌出生的節日，代表新生、希望和歡樂，就讓我們從這時開始，讓香港衝出陰霾，以正能量去面對生活。剛過去的4天，太古地產一年一度的「白色聖誕市集」重臨，這個向來將收益撥捐「愛心聖誕大行動」以支持多個慈善



網人網事

狸美美

信任的「隱形稅」

相信不只小狸一人，時常看新聞看到抑鬱。這年頭，騙子怎麼那麼多？電信詐騙、文書造假、冒充他人、偷包裏偷外賣偷并蓋偷別人的生活……我們可能正身處在史上最「精（神）分（裂）」的時代，一方面科技前所未有的拉近了人與人之間的距離，而另一方面，信任缺失也讓心與心之間築起了前所未有的高牆。

而當我們談論詐騙與造假時，我們到底在談什麼？絕不僅僅是個體損失。那些直接的、可見的傷害固然觸目驚心，但也只是冰山一角。在水面之下，一種更深遠、更具腐蝕性的損害正野蠻生長——那就是社會信任成本的急劇飆升。

這種成本，小狸願稱之為「信任的隱形稅」。它不像所得稅那樣有明確的稅率和徵收方，但它無處不在，由社會中的每一個人共同承擔，無論你是否是直接的受害者。

這筆「稅」首先體現在經濟運行的巨大摩擦成本上。在一個高信任度的社會裏，交易可以簡單快捷。比如搭大巴，一句「落車界」，即便和司機素不相識，也不會被拒絕。一諾千金，握手成交。然而，當欺詐成為常態，信任的基石便會動搖。為了防範潛在的風險，人們不得不建立起一套繁瑣、昂貴且耗時的驗證系統。比如學校招生、企業招聘，都需要投入更多資源進行背景調查，以防假學歷和「簡歷注水」。電商平台，必須開發複雜的算法、建立龐大的審核團隊來識別虛假宣傳和「刷單」行為。原本可以順暢流動的社會資本，就這樣要在無數個驗證點前減速、停滯。這筆為彌補誠信繳納的「稅」降低了整個社會的運行效率。

其次，這筆「隱形稅」還體現在社

團體的活動，今年多了一個使命，太古地產對籌得的善款作等額配對，捐作支援大埔火災受影響居民的救災工作。他們還將在市集舉行的首夜定為「希望之光紀念晚會」，以希望和紀念分享對災民的愛與關懷，現場表演的歌曲，也滿載祝福。早前太古集團已承諾捐出逾一千萬港元及物資提供適切支援，只想讓災民知道，無論環境逆順，都有人與他們並肩同行。

此外，香港旅遊發展局設於中環皇后像廣場的「冬日小鎮·中環」也重開，活動收益捐予社區有需要人士。同時開放的還有遮打道的「星光長廊」及「光影匯·中環」匯演。當局希望藉此向大家送上溫暖與希望，同時為有需要的社群帶來支持。參與活動的合作商亦會將活動收益捐予有需要人士。

每年聖誕節前至農曆新年的一段日子，是香港其中最為熱鬧和充滿活力的時光，我們在珍惜和享受所擁有的同時，也請默默為不幸者送上祝福。



信而有征

劉征

倘若你想了解一個真正的廣州，最好住在上下九。這倒不是說別的地方不像廣州，而是說，在上下九，你能看到一個傳統的廣州。不過，這裏的傳統不是農耕，而是一種商業。因為你會發現，當你說廣州是一個商業社會，它的商業歷史實際上要早於中國所有的地方。去到廣州文化公園內的十三行博物館，你會看到一張中國船隻停靠在世界各大貿易港的地圖，它們都從廣州出發，所運貨物多為瓷器和絲綢。外國人現在叫中國為China，這實際上更像一個指代，因為China在英文裏還有一個意思，就是中國瓷。所以，一下子你就恍惚了，不知道外國人是先有了一個中國的概念，還是先有了中國瓷的概念。儘管那時的外國商人在貿易季結束之後就必須離開廣州過埠到澳門去居住，但是你會看到中國瓷和絲綢在多大程度上影響了歐洲上流社會的生活。

所以當我們說廣州的商業，它實際上脫離於一種現代範式之外，這裏所說的現代範式，就是指美國式的新教倫理作為基礎

的，嚴肅的、克制的那種商業形態，廣州的商業形態是自如的。

漫步於上下九街區，首先映入眼簾的是一條步行街。這條街倒沒什麼特別，它與全國的步行街並無二致。但是，上下九不像其他地方的步行街那樣橫空出世於一個地方，以顯示一種叫做商業的景觀。上下九步行街旁邊，有一條叫做十八甫的小路，此路專做男裝批發。一到傍晚，你就會看到這裏的每間鋪面門口，或是店裏，都擺滿大大小小的包裹。那是發往全國各地，甚至世界各地的。於是，這個地方就給人一種隨時都要出發的感覺。以至於你在此地都不好意思停留或者上前詢問價格，任何詢問都像是一種干擾。但是不要緊，轉個彎就是商業街了。在十八甫實現不了的購物慾，在上下九步行街可以大買特買，所以，嚴格意義上來說，整個上下九是批發和銷售同在的一個網絡，就好像這裏是一個商業上下游的大型展廳。所以當你想到廣州的商業，你會發現它是一個整體，這個整體是一種生活。

一個特別明顯的標誌就是吃飯。一般情

況下，當我們去到一個步行街，吃的東西往往難吃又貴。那些飯鋪子要不什麼都不做，搞些預製的東西來賣，好一點的，頂多弄個噱頭，把東西做得好看點。但上下九的吃食不同，你在這邊購物，隔壁走兩步就是飯店，再走兩步又是步行街，然後再走兩步，又是下一個飯店。且多數飯店的品質都非常好，價格也低廉。蔡瀾說「食在上下九」，果然沒錯。

於是你就開始懷疑，這飯店是為遊客而準備的嗎？看來，它是在有滋有味地過生活呢。就像周圍的商業是一種生活，批發是一種生活，吃飯就更是一種生活了。怎麼說呢，這個叫做生活狀態當中的飯的味道，它倒未必見得完全精緻和無懈可擊，反倒是更家常。也就是說，它像是老老實實把所有原材料烹好混合在一起，就那樣賣給顧客。那之所以好吃，實際上是因為食材本身的香味。不過，師傅的烹飪手藝也是好的，做工精細且懂食材。所以在上下九，你就分不清商業和生活了。這裏的一切都是勾連的，市井經濟、飲食起居，並不可分，就像廣東人生來就在做生意一樣。